

百川學海

正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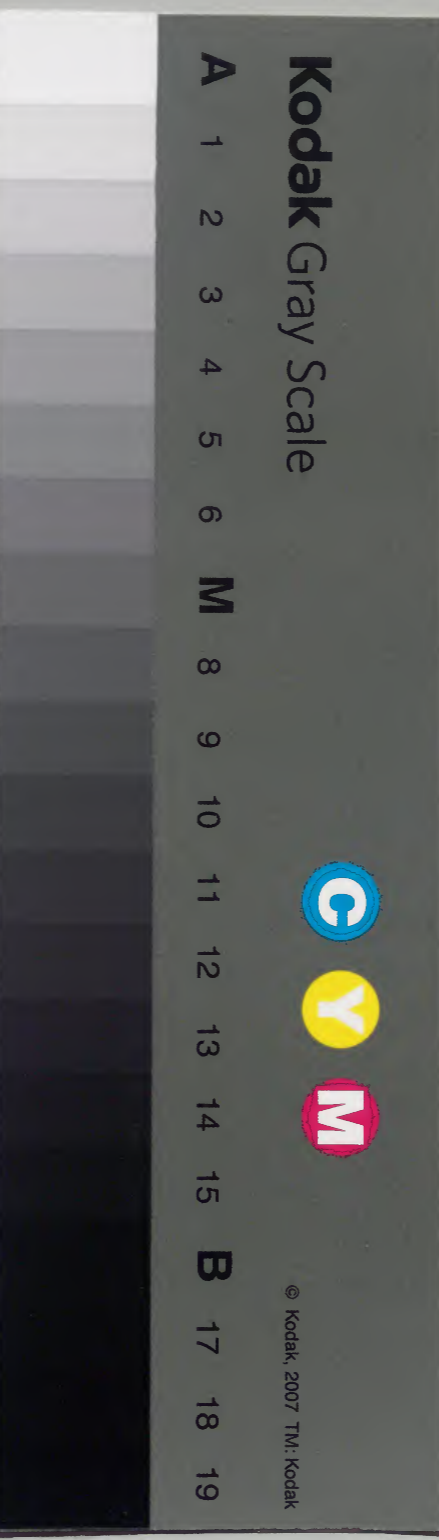
善誘文
西疇常言
鑿城遺言

漢書門			
三	三	三	三
一	一	一	一
三	三	三	三
七	七	七	七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三
七	七	七	七
〇	〇	〇	〇
函	函	函	函
一	一	一	一
七	七	七	七
架	架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44
冊數	33 (12)
函號	370 35

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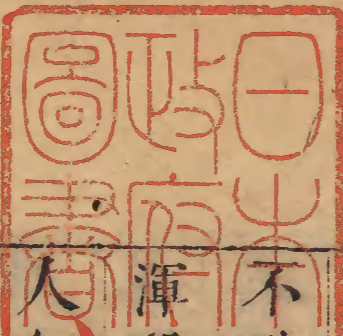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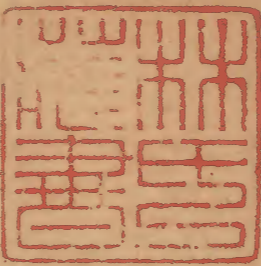


善誘文序

淺草文庫

丹穴老人吾家之長兄也僻好編集戒殺之文傳於世因戒而得善報者則編之因不戒而得惡報者則不敢編也雖然猶慮人不喜觀復以前賢警世格言渾敬乎其間聊欲誘人之一觀也或問之曰丹穴老人何苦如是吾兄乃屈指笑而言曰予不願如楊寶得玉環予不願如宋郊奪魁選予不願如竇禹鈞有五枝芳予不願如黃兼濟登仙籍但願予在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飯疏飲水樂在其中如斯而已盡

善誘文序



乎天年既沒之後願如壽師不見閻王徑歸淨土得
幸西方聖人講論佛道且無輪迴之苦死喪之威豈
不樂哉吾兄喜得此理欲與世人共之俾弟鍊趣
刊版而印施之日曰善誘文噫觀吾兄之所編則
善誘之意可知矣

嘉定十四年辛巳歲重陽日弟鍊再拜謹序

序終

善誘文

丹允陳錄編 明姚應仁校閱

趙清獻公座右銘

依本分 無煩惱

莫妄想 常快樂

待則甚 一任他

怎奈何 休理會

知足勝持齋 萬事隨緣
何須特地

無求勝布施 無求自安
布施貪福

懼法朝朝樂。懼則不為心地常樂

欺公日日驚。欺則自知心豈不驚

爭先徑路機關惡。急於趨利用心必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謙退自守情況甚佳

爽口味多須作疾。偏勝之味疾疹隨作

快心事過必為殃。一時快意事過傷身

得便宜處莫再去。得失無常事不可必

怕人知事莫萌心。先察可否然後起意

盛喜中勿許人物。不副所願即成妄語

無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溢語難收

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兩者既無即得解脫

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彼自妄發何須理會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嗔心便息事過無悔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當一無事胸中泰然

良田萬頃日食二升。一飽之外皆他人享

大廈千間夜臥八尺。一席之外皆是餘地

說得一尺行得一寸。說而不行損氣無益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好事若行前程自在

超然居士六法圖

日用八如

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靜重如須彌深廣如大海
無住如虛空隨順如流水榮辱如空華冤親如夢幻
守此八如一生事畢

省心雜言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氣象 和以處眾
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誠無悔恕無怨和
無仇忍無辱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

心恕人則全交 寡言省謗寡慾保身 多言獲利
不如默而無害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
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為子孫作
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為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惠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
為君子 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 屈已者
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
不為謂之自賊 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眾欽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 食能止饑飲能止

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知足則樂務貪則憂。爲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無有不由已者。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數文李士舉撰。

司馬溫公訓儉

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以儉相耻病。嘻異哉。昔張文節知白爲相。自奉養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受俸不少而自奉如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其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賢者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

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從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三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 丹穴老人曰知溫公之訓儉又當知其所以儉儉之中禮人皆悅服儉不中禮人皆鄙之故處己以儉謂之德待人以儉謂之鄙予恐世人守溫公之訓馴致於鄙吝慳

嗇也故云爾

范文正公義田記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二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錢二十千再嫁者錢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

入稷稻八百斛以其所出給其所聚需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既而西帥以至於叅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既沒之日身無以爲歛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人遺其子而已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鄙功名滿天下其必有良吏者書之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

於世云公諱仲淹字希文嘉祐四年八月十日薨

錢公輔記

黃承事儲穀濟人

尚書張詠守成都嘗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張尚書坐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云有亟命召之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所見者卽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禮遇如此又坐吾上再三叩之不獲已承事云別無他長

惟每歲收成之時。隨意出錢收糴米糧。候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糴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尚書歎曰。此宜居我之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世傳紫府真君主天下神仙籍。如張尚書黃承事亦皆在籍中。而黃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青紫不絕。非賑濟陰德之大者所致。然耶黃承事諱兼濟。

竇諫議陰德記

竇禹鈞。范陽人。生五子。儀儼。侃。偁。僖。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

叅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厚。年三十無子。夜夢祖考謂曰。爾早修行緣。爾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卽焚其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旣笄。復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爲出錢葬之。因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貧。

善說文
不能嫁者。公爲出錢嫁之。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由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飭。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月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爲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仕者。前後

接踵。朱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及公之亡。蒙公恩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公之祖考。旣夢以告。無子壽促。後十年復夢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且壽促。我常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壽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易。善惡之應。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年八十二。別親戚談笑。而盡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仲

善言文
淹祖與之爲故人實書其事于策以示子孫惜乎不
傳于天下故錄以示好善者庶見陰陽報應之理使
惡者知所戒焉馮瀛王道贈公詩云燕山竇十郎教
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叅政范仲淹記

修爲果報

儒家言施報佛家言布施果報其實一也佛言欲得
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
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
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

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人及衆生當恐懼時吾
安慰之使無畏或教以脫離恐懼使無畏心施者身
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佛以孝養父母亦爲布
施是凡施於外者皆爲布施故爲下而忠難事上爲
長而仁慈安衆爲師而謹於教導爲友而誠於琢磨
一言一話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
種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所爲如此
存心又如此後世豈得不獲富貴之報古語云人人
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

善言文
不修取來生福。是今生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猶
今歲所食之穀。乃前歲所種者。人不能朝種穀而暮
食。猶不能旋修福而卽受。所以穀必半歲。福必隔世
也。孔子謂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皆布
施之謂。曾子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云。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皆果報之謂。是儒道二教。皆言施報。但不
言隔世爾。佛以此身爲報身。爲報我前世所爲。故生
此身。所以貧富貴賤榮枯壽夭種種不同。則前世所
爲不同。亦可知矣。龍舒王日休撰

好生之德

天地以好生爲德。故羽毛鱗介。無一不遂其性。諸佛
以慈悲爲念。故蠢動含靈。無一不適其情。此無他。只
是存心廣大。一切衆生。皆吾愛子。一切血屬。皆吾性
命。則放生。詎可緩耶。世人當知戒殺。止足以解物之
冤。若能放生。不唯與物爲恩。又集無窮之福。今人處
世。豈無所願。子孫則欲其昌榮。名利則欲其超勝。以
至學道學佛。必欲善行圓滿。早成正覺。余見世人。皇
皇百計。求是數者。無一如意。曾未知放生因果。其效

善言文
甚速不觀古人已驗之事難發好生慈悲之心漢楊
寶救一黃雀報以玉環令生清白子孫其後震秉賜
彪四世三公觀前人子孫昌榮如此則凡爲子孫計
者可不以放生爲急乎宋荅公戲編竹橋以度羣蟻
遂魁天下福祿壽考當世無比觀前人名利超勝如
此則凡爲名利計者可不以放生爲急乎孫真人解
衣贖蛇得水府活人之方遂登仙籍壽禪師盜錢放
生恬不畏死遂爲大善知識則道佛之獲報應又如
何耶日放生之門非止一端或舉於四月八日供佛

之時或施於慶誕日祝壽之際或遇本命或因疾病
或過門而憐其無辜或出路而見其可憫皆因果也
會稽丁銳撰

人與物同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也。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當殺
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
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人之力强。物之力則微弱。人
以其無智不能自蔽其身。以其不能言而不能告訴。
以其力之微弱不能勝我。因謂物之受生。與我輕重

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則不美。至於辦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鳩鴿雀者殺十餘命。方得一羹。食蚌蛤蝦蜆者殺百餘命。方得一羹。又有好美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據現在之物順平常之理殺而食之。或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或畜養雞魚犬彘擇肥而旋殺。生蟹投糟欲其味入。鞭魚造膾欲有經紋。聚炭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作計烹煎。以意闕飢食之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庖者嗟乎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爲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爲怪。深思痛念。良可驚懼。縣令俞偉撰。

衆生愛戀性命

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故王克殺羊。羊奔密而拜訴。鄒文立殺鹿。鹿跪而流淚。驚禽投案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於區氏近者沈遇。內翰通判江寧府。時廚中殺羊。屢失其刀。窺之乃見羊銜刀而藏之牆下。周豫學士嘗煮鱖。見有鞠躬向上。而以首尾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躬避湯者以愛子之故。楊傑提刑遊明州。育王山因晝臥。夢有婦女十

數人執紙若有所訴密遣人往視行廚果得蛤蜊十數枚訴者乃蛤蜊求生也有生愛戀其情如此當其被擒執時前見刀杖乞生無由旁見親聚欲戀不得抱苦就終銜悲向盡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當此之時彼心如何今人或爲湯火所傷或爲針刀誤傷手足痛已難忍必號叫求救至暫時頭昏腹痛或小可疾病便須呼醫買藥百端救療於我自身愛惜如此至於殺物則恣意屠宰不生憐憫未論佛法明有戒勸未論天理明有報應若不仁不

恕惟知愛身不知愛物亦非君子長者之所當爲也諦觀物情當念衆生不可不戒不可不戒知縣俞偉撰

受用隨分說

佛言受卽是空受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筋卽空出多騶從既到卽空終日遊觀既歸卽空又如爲善事既畢其勤勞卽空而善業具在爲惡事既畢其快意卽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

善論文
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
為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讎之罪余
喜得此理願欲與人共之龍舒王日休撰

五戒之首

佛言五戒以殺戒為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為首楞伽
經云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衆生由人
食肉故屠者殺以販賣若能悉捨不食是真修行堪
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食肉未能盡斷願且以漸次
便除去殺心或者不食四等肉一者曾見殺則不

食二者曾聞殺則不食三者人專為我殺則不食四
者家所自殺則不食如是而戒既不廢常食且於衆
生無殺害意至一蚤蝨蚊蚋形雖微小其遭殺受痛
亦與牛羊一等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至於蛇蝮蜂蝎
偶然現前未曾傷人勿謂螫毒便輕殺之至於籠養
飛鳥繫閉走獸為其音聲形狀可以悅吾耳目為我
玩樂令彼憂愁又何不仁也若放之山林使得自在
何異罪囚得脫牢獄今日自戒矣遂生慈心慈心既
堅當世世無殺物之意一身自戒則一家必不殺一

家不殺。則一鄉必漸效之。其爲功利不可稱量。佛語無虛理。又明白仁人君子幸垂聽而無忽也。縣令俞偉撰。

東坡放生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子邁在東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盈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悚翅哀鳴。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衿

有蟬動視之。乃蟲也。妾遽以指爪隕其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今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柰齧我何。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拾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禽魚之命。是豈禽魚齧人耶。妾大悟。自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舅氏諭之曰。心卽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感。曷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黃魯直謂子瞻語

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市橋見生鷺繫足在地嗚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餘者幸作一杯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我口雖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爾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魯直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各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到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愀然歎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逃

閻老之責乎

善誘文終

善齋文集

見空齋集足在池鳴叫不已得非哀而於我耶
曰某昨日買十鵝中有四活即放之餘者幸作一
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
果命盡者烹而悅我口雖腹飽之慾未能盡斷
時從推爾魯爾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爾而爾
曰我肉衆生肉各殊體不殊元同一體性只是
臨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被爾老到自攝
爾之其平

西疇老人常言

宋 盱江河垣著 何士鏞閱

講學

學貴有常而悠悠害道循序而進與日俱新有常也
玩愒自恕曰我未嘗廢非悠悠乎顧一暴而十寒斯
害也已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不可躡等先致察於日用常行人能孝於事親友
于兄弟夫婦睦朋友信出而事君夙夜在公精白承
德雖窮理盡性亦無越於躬履實行也

西疇常言

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邪念不萌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撓善端油然而生矣是內外交相養也記曰心廣體胖此之謂也士有假書於人者必熟復不厭有陳書盈几者乃坐老歲月是以白屋多起家膏粱易偷惰知儆則庶幾矣君子之學體用具藏修之餘時與事物醅酢因可以識人情世態其間是非利害豈能盡如吾意哉有困心衡慮則足以增益其所未能也

交朋必擇勝已者講貫切磋益也追隨游玩損也若佞諛相甘言不及義寧獨學寡聞猶可以無悔吝勿忌人善以身取則焉孳孳不已惡知其非我有也勿揚人過反躬默省焉有或類是亟思悔而速改也去其不善而勉進於善是謂之善學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也過莫予警也日相親好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痰藥石可保長年

孔門大學之道備九思三畏正心誠意也敏事而謹
言修身也孝友施於有政而家齊矣敬信節用愛民
惜力而國治矣以至謹修憲度而四方之政行振墜
拔遺而天下之民歸心三帝三王平治之道莫或加
此矣
節食則無疾擇言則無禍疾禍之生匪降自天皆自
其口故君子於口之出納唯謹
禮以嚴分和以通情分嚴則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
是非利害易達齊家治國何莫由斯

恭儉美德也出於矯則過故足恭取辱苦節招凶君
子約之以中而行之以誠則恭近禮儉中度矣
子貢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非隱也如入孝
出弟數語必行有餘力而後可以學文蓋實行不先
則徒文亡益況可遽聞性與天道乎後世學者從事
口耳且茫無所從入乃竊襲陳言自謂窮理盡性亦
妄矣
人心如槃水也措之正則表裏瑩然微風過之則湛
濁動乎下而清明亂乎上矣夫水方未動時非有以

去其滓汗也澄之而已風之過非有物入之也撓動則濁起而清自亂也君子其謹無撓之哉
爲己之學成己所以成物由本可以及末也爲人之學徇人至於喪己逐末而不知反本也

初學自誦數入若口誦而心不在焉罔然哉識其爲何說也學者展卷當屏棄外慮收心於方策間熟復玩味義理自明所謂習矣而知察也

水道曲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棊勝負對奕者惑而傍觀者審非智有明闇蓋靜可以觀動也人能
不爲利害所汨則事物至前如數一二故君子養心以靜也

爲學日益須以人形已自課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而勇果奮發不能自己也人一已百雖柔必強

律已

上智安行乎善而無所晞避中人覬福慮禍故強爲善而不敢爲惡下愚皆不畏禍故肆爲惡而亡所忌
日用飲食取給不必精也衣冠禮容苟備不必華也

西明常言
若閔耕念織將慙惕不暇敢過用乎哉

一毫善行皆可爲母徼福望報一毫惡念不可萌當知出乎爾者反乎爾

惟儉足以養廉蓋費廣則用窘盼盼然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已不克以廉靖自居矣

飲寧淺酌食必分器戒乎留殘衣必澣濯破必縫補戒於中棄蓋萬物皆造化所畀予深惡人殄壞之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惟起居飲食日順其

常福莫大焉昧者不悟其爲福而徒歆慕榮利不知榮利外物也顧可常哉

飲啄前定毋庸強求任目前所有則自如想珍異不獲則心慊矣自此理以推廣凡貴賤亨屯無入而不自得也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然世固有多行悖戾而未罹殃咎者何也天有顯道踈網難逃霖淫浸漬人固未之覺迨雨止則墻隕矣

士能寡欲安於清澹不爲富貴所淫則其視外物也

輕自然進退不失其正

人情憚拘檢而樂放縱初肆其情之所安若未害也操修不勤威儀不攝流入小人之域而不自覺可不懼乎所貴乎學問者所以制其精之安肆也

君子安分養恬凡物自外至者皆無容心也得則若固有之不得本非我有也欣戚不加焉豐不見其有餘夫何羨約不知其爲乏夫何慊義理先立乎其在

我故人欲弗之累也

矜名譽畏譏毀自好也忘檢制肆偷惰自棄也自好者中人也可導之使爲善也自棄者民斯爲下矣不足與有爲也

知學則居貧無怨學而深於道則安貧能樂常人貧則怨小人貧則亂

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者上達也農工商賈各隨其業以成其志者下達也夫子論上達下達蓋以學者對小民而並言也若夫爲惡爲不義之小人彼則有敗亂耳惡能達

名者實之賓也實有美惡名亦隨之故溢美則爲譽

西明常言
八
溢惡則爲毀是以古者無毀譽所謂直道而行也
過而能改者上也聖人也過而不貳者次也幾於聖
也有過而知抑悔又其次也亦可以爲賢矣下此則
有文過而遂非者矣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也故曰
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吾夫子之所以歎
也
欲爲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
戾立見其爲小人故曰終身爲善不足一旦爲惡有
餘

常情處順適則安值猜沮則懼懼則知防安則靡戒
故悔吝多生於念慮所不加而動必檢飭者可保無
咎也

君子有偶爲小人所困抑若自反無愧忤於我何損
又安知其不爲進德之助歟

應世

富兒因求宦傾貲汙吏以贖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
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
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士有寬餘義當軫念窮乏然孰能徧愛之哉骨肉則論服屬戚疏交朋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不逮亦勿彊也

酒用於饋祀醮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刑所做彝酒則周誥所戒況居官必有職業處家亦有應酬無故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不舛謬哉君子制之有節焉惟賓饗則卜晝餘非燭後不舉醖

江行者事神甚敬言動稍褻則飄風怒濤對面立見此誠有之愚俗蓋迫於勢耳君子不欺闇室處平地者顧可肆乎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警欬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無僕御莫事君子平時當拊存以恩而不可假之辭色微過勿問慵惰必儆大不忠則斥遠斯可以無後患女君之盲婢獲亦莫不然

富貴利達是人之所欲也然而出處去就之異趣君子小人之攸分蓋君子必審夫理之是非而小人惟

計乎事之利害審是非則虞人雖賤非招不往計利害則苟可獲禽雖詭遇爲之

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蠶方蟬而桑先萌兒脫胞而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是彼皇皇求財利如恐不及者豈不繆用其心耶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掘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與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與

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謙以和小人之奉上也必諂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媚上而忽下小人無常心故君子惡之

齊人競與右師言媚其權也爲其能富貴已也孟子獨不與之言知良貴在我也不甘爲小人屈也去就有義窮達有命富貴在我豈權倖所能擅哉

在仕者事上官如嚴師待同僚如畏友視吏胥如僕隸撫良民如子弟則無往而非學矣居家者事親如君敬尊屬如上官待兄弟親賓如同僚慈幼少恤耕

西學常言
役者如百姓御奔走使令者如吏卒而少加寬焉是亦爲政矣
世俗之愛其身曾不如愛其子之至也遣子入學必厲以勤教子治身必導以爲君子逮迹其自爲則因循惰弛罕克自強措心積慮甘心爲小人而不以爲病茲非惑歟有能卽其所以爲子謀者而爲已謀則思過半矣

明道

道統之傳自堯舜書雖載精一傳心而學之名未著也學聚問辨蓋夫子贊易之辭如三王四代惟其師出於記禮者之言爾堯學於君疇等說亦見於孫卿所述六經未之前聞也發明典學實自說命始至成王而後緝熙光明形於詩人之頌焉由是推之傳說之有功於名教大矣

舜命契敷五教泰誓數受狎侮五常茲有見於經者然初不列五者之目爲何事也所謂仁義禮智信孔門垂教因門人闢及則隨爲之答亦未嘗合五者而爲言至漢儒而後指名爲五常矣史氏以之協五行

西
與五音上配五星下儷五事其說似鑿然質諸理而
當揆之數而合蓋亦自然而然非強爲附會也
夫子論少壯老所當戒者三爲學者血氣戒也而未
始言養氣養氣之說寔昉於孟子然則夫子曷爲不
言養氣也曰夫子稱天生德於予而斯文在茲其高
明廣大渾然天成視持養之功粗矣是謂誠者天之
道也若孟子則必善養而無害也是謂思誠者人之
道也充孟子之養猶曰威武不能屈則匡人與宋司
馬其如夫子何多見其不知量也

夫子答仲弓子桑伯子之闕聞子游弦歌之聲而笑
皆微啟其端以示之居敬而行簡學道則愛人必待
二子自述夫然後進之曰雍之言然偃之言是也其
初也夫子豈有隱乎曰開而弗達則思舉一隅使得
以三隅自反也顏子終日不違旣心通默識矣猶必
退省其私而後稱其亦足以發非所謂循循善誘歟
若夫造如愚之境則非二子所能及也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孟子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我非堯舜之道不陳

西略常言
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孔子每自抑，孟子每夸大，何也？曰：夫子宗主斯文，故道洪德博如滄溟，泰華無所不容。孟子思濟斯民，故行峻言厲如拯溺救焚，不暇退遜。聖賢分量固殊，而所遭時勢又異，自不得而強同也。

夫子品題諸子，皆因問仁發之，由也可使治千乘之賦，求可宰千室之邑，赤可使與賓客言，三子皆卿大夫之才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付雍以侯國之任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與顏淵者何如哉？異時爲邦之問，獨以四代之禮樂許之，次而雍也，則可使南面。至若由求輩，則僅列政事科而已。權衡誠設，寧有錙銖之爽乎？

一貫之旨，曾子領其要曰：忠恕而已矣。及子思得其傳，其論誠也極，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孟子嗣之，其論養氣也大，而至於塞乎天地之間。夫聖門講學，雍容唯喏而已。至子思、孟軻，乃如此張大，何歟？曰：聖道本平夷，夫子如一人，在上不言而信，羣弟子如百僚相師，溫乎其和也。子思、孟軻出自聖門，如肅將王命。

建侯植屏以蕃王室八鸞四牡之盛威儀皇皇非復
內朝之簡且易矣本厚而華實蕃不亦宜乎
孔子之於陽貨也瞰其亡而往見之不欲仕而諾以
仕聖人之言行當如是乎待小人以權也如不能全
身遠害而直墮惡人之阱則何以爲孔子

世未嘗無賢者也君不見用故績效不獲顯於時士
未嘗無遺逸也不遇聖賢故聲迹亦不著於後微生
畝楚接輿與晨門荷蕢耦耕荷蓀之徒雖議論趨向
未合中道然而生不逢辰能卷懷遂志豈不遠勝夫

同流合汙以自辱者哉不幸不遇明君不得以所長
自見也抑又幸而遇吾夫子猶得以所懷自白也
夫子之不爲衛君也冉有何疑子貢又何待於問也
孔門諸子直情無隱求實有疑旣於心未安賜未能
決亦不敢臆對逮聞夫子夷齊得仁何怨之論不惟
三子之疑釋然後世雖愚懵者亦不待詔誥而自無
疑惑矣

儒者之待異端甚於拒寇敵惟恐其得以潛窺側睨
也若其困心鄉正亦欲招而納之如逃揚墨而願歸

西
時
常
言
一
於儒孟子曰歸斯受之豈非招降納款開之以自新
乎
楊墨害道孟子闢之在孔子時豈無邪說詖行乎不
聞有以闢之何也曰聖人之待異端如中國之貶夷
狄人之貶禽獸也世治化行則蠻夷率服矣深居簡
出雖有猛鷲其如人何孔子不過曰攻乎異端斯害
也已子夏謂小道致遠恐泥而已處之於談笑之間
而孟子乃深排峻抵雖曰出於不得已然亦辭費而
力殆矣

七十子之在聖門皆可與共學也而未必皆可適道
由求商賜諸子可與適道矣未可與立也可與立者
顏子一人而已抑可與權乎曰其殆庶幾未達一間
耳擇乎中庸未造乎時中也三月不違未至於安仁
也曾子何如悟道於一唯之間而臨深履薄終身戒
懼亦庶乎其爲立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已
聖道可謂簡易而冉求乃自病其力之不足子貢謂
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何哉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

道也匹夫之愚可以與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宜學者望道而不可及也

蒞官

爲政寬嚴孰尚曰張嚴之聲行寬之實政有綱令有
信使人望風肅畏者聲也法從輕賦從薄使人安靜
自適者實也乃若始焉玩易啟侮終焉刑不勝奸雖
欲行愛人利物之志吾知其有不能也

凡蒞事之始不可自出意見以立科條雖嘗有所受
之亦恐易地不便於俗也苟人情有拂而固行之終
必扞格如病其難行而中變後有命令人弗信矣故
初政莫若一仍舊貫如行之宜焉何必改作或節目
未便孰察而徐更之人徒見上下相安而泯不知其
所自不亦善乎故君子視俗以施教察失而後立防
也

官職崇庠當安義命自抱關擊柝以上苟能官修其
方職思其憂雖未著殊庸偉績亦可無愧於心無負
於國若苟且以僥求倖進將誰欺乎

居下位求應上之期會則泣事母拘早晏也然須羣

吏咸集則觀聽無疑吏或獨抱文書以進在我者固不爲其私請而曲徇萬一小人巧設陰計姑銜外以售其私則瓜李何能自明茲不可不防也

當官動必自防凡家之器服所需宜壹取諸其鄉不得已薪蔬常用市於官下亦須給納明文帳具予直適平而物毋苛擇庶免於悔吝

敝政有當革者必審稽源委如其更也於公私兼利夫復何疑若動而利少害多不若用靜吉也

舉事而人情俱順上也必不得已利無十全則寧拙已以求利乎人毋貽害於人而求便乎已

法示防閑非必盡用職存臨蒞安在逞威但使條教章明則易避而難犯吾謹無以擾之任其耕食鑿飲彼此兩相忘矣

守曰牧民令曰字民撫養惟鈞而孳毓取義尤切也蓋求牧與芻不過使飽適而無散佚耳凡乳兒有所欲惡不能自言所以察其疾痒時其饑飽勿違其意是可乳哺者責也若保赤子故縣令於民爲最親近世長民者每立抑強扶弱之論徃徃所行多失之

偏未免富豪有辭于罰夫強弱何常之有固有貴厚而謹畏者有怙貧而亡籍者當置強弱而論曲直可也直者伸之曲者挫之一當其情人誰不服若在事者律已不嚴而爲強有力者所持則政格不行孰執其咎哉

君子當官任職不計難易而志在必爲故動而成功小人苟祿營私擇已利便而多所辟就故用必敗事仲弓問政夫子告之以舉賢才子游宰武城方扣其得人而遽以澹臺滅明對夫邑宰之卑仕非得志也而聖門之教必使之以舉賢爲先子游方閒暇時已得人於察訪之熟後世有位通顯而蔽賢不與之立何以逃竊位誚哉

原治

帝者以道懷民其治渾然而不可名也故其民安之而習於相忘王者以仁撫民其治至公而無私也故其民愛之而上下相樂霸者以法齊民其治假公以行其私也故其民畏而相制不敢違強國以威劫民其治無往而非私也故其民怨而易於相率以爲亂

僅存之國厲民以自養無復有政治也故其君民相與危寄惴惴然朝不謀夕矣周之士貴以肆秦之士拘且賤士生於秦士之不幸也而於秦乎何益以是知臯夔稷契知效忠嘉為當然至夏商之季亦豈逢干所願哉人主立政造事圖惟永久則當參酌羣言是之謂僉謀智略畢達則當擇是而從是之謂獨斷若事必已出而弗加咨訪乃自用也謂之獨斷可乎自用最君人者之大戒也

君臣相與謀謨各由其心之相契而入文帝天資仁厚聞張釋之長者之言而悅景帝資稟不及而晁錯術數之說得以投之故以德化民克成刑措之風以智馭物循致七國之變一言契合治體以分可不謹夫

君子之事君當彌縫其闕而濟其所不逮漢武帝好大喜功方窮奢極靡而公孫洪為相乃以人主病不廣大為言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歟

人君以至誠治天下不容有一毫之偽也偽萌於心

則發於政事有不可掩焉者如病作於心而脉已形
飲未及醉而色已見可畏也哉
人主之心不可有所偏倚漢武初年獨任宰相致田
蚡之專恣擅權厥後偏信諍臣致嚴朱吾丘主父諸
人交私諸侯潛蘊譖訴故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大
哉我

宋之祖宗容受讜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也朝廷一
黜陟不當一政令未便則正論輻湊各效其忠雖雷
霆之威不避也漢唐惡足以語此哉

有過而諱言適重其過因言而遽改適彰其美靈
公冬寒而役民鑿池過也能聽宛春之諫而罷其役
後世有取焉爲其能用人之善也況不爲靈公者可
諱過而憚改乎

舜取人爲善咨四岳闢四門無所不訪也近君側之
人有不待聞而自言者或恐其有所挾而言未可遽
信也故必察焉所謂好問而好察邇言是也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
疾所當治也溺於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卻藥屏醫而

覬疾之自愈也。率意更張而躁求速效。是雜方俱試而幸其一中也。

善保家者戒興訟。善保國者戒用兵。訟不可長。訟長雖富家必敝。兵不可久。兵久雖大國必誦。理有曲直。有司者治之。曲者必受罰。師有曲直。天鑒寔臨之。曲者必敗績。故安分守已。崇遜息爭。可以長守富也。飭備安邊。愛民惜費。可以長享治也。

齊國嘗饑。孟子言於王而爲之發棠。他日饑。齊人望之。孟子恐不與復請。何也。孟子非有言責而齊王本無愛民之誠心。一請而偶從。亦覺其若蹈虎尾矣。彼受牧者。愬然立視。矧不在其位而狃於數請。得不貽攘臂之誚哉。以孟子切於濟民。且未免避遠形迹。人君不能舍己從人。則無望乎嘉言之罔伏也。

進危言於平治之世。明主不可易之以爲過計也。齊威侯不說扁鵲有疾。當治之言。逮至疾深。彼則望之而走矣。圖治者其母忽乎思患。豫防之戒哉。四方有敗。當國者諱言。猶赤子受病。保母爲之掩覆也。故禍幾始作。當杜其萌。疾證方形。當絕其根。諱亂

西疇常言
而不蚤治者危其國諱病而不亟療者亡其身

評古

季氏將伐顓臾由求同見而請問焉夫子未答而獨呼求以責之蓋主是役者求也求因聞持危扶顛之戒而後獨陳夫近費當取之說夫子何以逆知其主是役哉爲兵謀者先聚歛聖門嘗鳴鼓以聲求之罪矣然則子路不與謀歟曰不與謀則不同請矣蓋求寔倡而由和之也宜夫子竝目之爲具臣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爲其好勇而疾貧易於爲亂也然則如之何王者制民之產使有常業則不至於久處約矣彼有仰事俯育之資雖使不仁且勇非迫於貧之可疾肯捐所愛而爲亂乎

孟子不肯枉尺直尋及說時君則每因其所好而進說何也功利之與仁義猶水火之相反不乘其所樂聞而巽入之則正論難以動其聽也他日語齊王方問以四境不治則遽顧左右而言他矣不仁者可與言哉

齊梁之君地醜德齊孟子以仁義游於其間幸其聽

用則皆可以澤民也卒乃謂齊王足用爲善至梁惠則以不仁斥之非有適莫也志莫患乎自滿至惟虛可以受人梁惠自矜其於國盡心而齊宣猶能謂吾昏不敏取齊棄梁於此乎決矣然而卒無成功者天也孟子亦自歎夫天未欲平治也
滕文公服膺孟子之教講明凡一再而行之身措之國者已有餘用民之被澤未也而仁心仁聞已達乎四境賢者聞風而悅之許行自楚往陳相自宋往何其速哉信乎饑渴者易爲飲食也

梁襄惠王之嗣也孟子鄙之謂望之不似人君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孟子一望見之頃則興喟然之歎爲大哉之稱於此亦可見取齊棄梁之意也

什一中制也三代共之由春秋至戰國良法廢格而取民出於私意久矣戴盈之欲復什一而未能無勇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過猶不及也

唐杜佑建省官之議上稽有虞之制疾當時諸曹列寺官名之重複也今六部長貳並制而諸司各具郎員卿監與少皆除而丞屬亦俱充備方之古制冗不

亦甚乎是又杜佑之所未見也

本朝兵制之善謂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意深矣遠矣歷數百年而無兵患可爲法於天下後世愈久而愈無弊也

古稱將帥名號一也今日之制實則異焉將所以握兵諸軍統制統領正副將是也帥所以御將諸道制置經略安撫知州帶節制是也體統相維上下相制朝廷遠慮過於前代矣

租賦田桑所出也自禹定制不使貢其所無今之取民視古什一何啻數倍矣穀帛之外又折估而使輸錢焉夫民不能自鼓鑄也使捐其所有損所直以就所售吏之不良又先期以趣之斯民益不堪命也古者山虞不賦魚鼈川衡不貢材木先王恤民之意槩可識

朝廷責守令以惠養德意美矣近制郡守更代以財計虧盈爲殿最於是常賦之在邑者郡皆掩取不遺而督迫于縣者日急令亡所從出則又苛責于民是

澤上壅而害流于下也。法不良而欲美意之行亦難矣。

用人

使人當用其所長而略其所短則無棄才事上當度已量力以肅共王命則無敗事責人以其所不能是使馬代耕也強已才之所不逮是行舟於陸也。

虞朝九官各因能任職而終身不易後世庸才不量能否而俾更九職之事以此責治不亦難乎而況鮮同寅協恭之誠無率作興事之志蓋由朝除夕改之不常考績黜陟之法廢也。

朝廷需賢以爲用常患乎欲用而無才人才修飭以待用每阨於無路以自進蓋賢否之不辨則銓曹資格病之也。奔競者得志則廟堂聽察不廣也。上下相求兩不相值欲賢才不遐遺官職無曠弛得乎。

州縣置學以教養人才美意也。設教官之科而許人求試是使人之好爲人師也。師嚴然後道尊顧未能無患失之念惡在其爲尊乎。

君子小人互相指爲朋黨辨之不蚤則君子常被誣。

而小人常得志也。先儒有言曰：君子至公引類，小人徇私立黨。善夫爲國者，知所以扶植善類而不爲惡黨所傾，其庶幾矣！

何代不生賢？雖戰國之世，未嘗無也。而曷爲不能致治？魯之使樂正子爲政也，用未必專也。宋使薛居州在王所也，愛莫助之也。滕將行王政而選擇使畢戰也，國褊小而無得展布也。甚至居位而言不見用，在下而上不見知，如齊之蚬、鼃、孔距心者，若之何而能致治哉？故君臣相得，古今所難也。

正弊

甚矣風俗侈靡而法禁不行也。泥金以飾服，玩而山澤之產耗矣。銷錢以爲器具，而鼓鑄之利蠹矣。京都列肆，日價相夸，遠方何禁焉？王公戚里，時尚競新，士庶何責焉？法行而後化，流皆當自近始也。

冠昏喪祭，民生日用之禮，不可苟也。在上莫爲之制，節而一聽俚俗之自爲，鄙陋不經，甚矣。攷古酌今，著爲一典，頒之四方，以革猥習，是當今之急務也。

三代盛時，民德歸壹，農祥祈報而已。今也，祠社非時。

率歛征釀急於官府是以豐年常苦不給一遇饑歉則流亡矣上之教不明下由之而莫知悔也如之何而使斯民之富庶也

自左道亂俗有茹蔬雜聚而生廢人理者目妖巫惑衆有病不醫藥而死非正命者準之法令皆殺無赦今愚迷誑誘壁掛空文而刑戮不加焉何以革其非而道之歸正歟

國匱民貧莫今爲甚矣寺觀塔廟崇建未已也乃曰人自樂施非欺罔乎爲國者藏富於民今乃潛耗民力竭國本矣上之人宜亟爲禁止也況有導之者乎古者禁人羣飲今權酤年利設法以誘其來惟恐其不酣醉也古者制民常產今民自有田州縣利於稅契惟恐其不貿易也富教大略如此欲風俗還醇不可得也

西疇常言終

西疇常言

笑對恐其不買也富嫌大細吹此俗風俗變而
不顧也古昔雖只常畜今只自育田以繼其
古昔禁人葷者今雖猶不味者以繼其來雖恐其
代融因本矣士之人宜亟禁也此亦善之者乎

樂城先生遺言

眉山蘇籀記 潘之淙校閱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
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
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
考證

公為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智
高偉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籀曰五百年無此作矣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丘明作傳以相發明

公常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子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試進士河南府間三代以禮樂爲治本刑政爲末後世及之而不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敝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漢文帝唐太宗海內安樂雖三代不能加今祖宗法令修明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禮樂不如三代世之治安不在禮樂歟河南士人皆不能喻此意司馬溫公問如此發笑亦自有說乎公曰安敢無說溫公默然旣而見文定文定曰策題國論也蓋元豐間流俗多主介甫說而非議祖宗法制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觀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爲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年十六爲夏商周論今見於古史年二十作詩傳公言先曾祖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皆讀易爲之解說各仕他邦旣而東坡獨得文王伏羲超然之旨公乃送所解予坡今蒙卦獨是公解

公少年與坡公治春秋公嘗作論明聖人喜怒好惡譏公毅以日月土地爲訓其說固自得之元祐間後進如張大亨嘉父亦攻此學大亨以問坡坡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倪兆欲使學者自求之

此集以爲難未敢輕論也

公自熙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爲集傳十二卷紹聖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

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俾坡公觀之以爲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莫年於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修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辭以爲除書

公在諫垣論蜀茶祖宗朝量收稅李杞劉佑蒲宗閔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穆始議極力掎取民間遂困稷引陸師閔共事額至一百萬貫陸師閔又乞額外以百萬貫爲獻成都置都茶場公條陳五害乞放摧法令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武備而已言師閔百端凌虐細民除茶遞官吏養兵所費所收錢七八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公講畫織悉曲折利害昭炳時小呂申公當軸歎曰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

集切遺言
吏事精詳至於如此公論役法尤爲詳盡識者避之
公曰李德裕謫崖州著窮愁志言牛僧孺將圖不軌
不意老臣爲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余觀古人爲
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模倣一人捨已徇人未
必貴也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骼不足秦七
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
文士之完冕也

元祐間公及蘇子容劉貢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某
輩少年所讀書老而遺忘公亦云然貢父云觀君爲
文強記甚敏公辭焉二人皆曰某等自少記憶書籍
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忘觀君家昆仲未嘗抄節而下
筆引據精切乃真記得者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鷓鴣賦亦佳妙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
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

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余少作文要使心如旋牀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貢父嘗謂公所爲訓詞曰君所作強於令兄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爲文之法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真爲文善腹藁作賦場屋中然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

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辯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爲宗文奇則怪矣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

義

程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迴不當哭溫公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預期

公曰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區以別矣如瓜芋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爲竊王介甫之說以爲已說

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專行其說兩人所作皆廢弗用王呂由此矛盾

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臺今尚記得云云其詞至鄙俚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爲戒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凡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得人才皆鷹犬馳驅之才非以道致君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鸞

王介甫用事富鄭公罷政過南京謂張文定公曰不料其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操南音謂公曰富七獨不慙惶乎公問吾丈待之如何文定曰某則不然初見其讀書亦頗有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僻自此疎之

黃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梅詩不逮君魯直甚喜

晁無咎作東臯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侄孫元老呈所爲文一卷公曰似曾子固少年時文

陳恬題襄城北極觀鐵脚道人詩詩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爲過其父德翁

徐蒙獻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籀云聞吾言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爲汝言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破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敘可以爲作文法式
公曰六郎作詩髣髴追前人畫墨竹過李康年遠矣
或問公陳瑩中公曰英俊人也但喜用字說尚智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藥其詩
云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兔苴等說曾祖編札
以爲先儒所未喻作夏商周論纔年十有六古人所
未到

公讀新經義曰乾纏了濕纏做殺也不好謂介甫曰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復
性書三篇嘗寫入漸偈于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爲陰陽未交公以坡
公所說爲未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政如
云一龍一蛇之謂道也謂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

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曰吾
得不做宰相氣力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强其間自韓退

集城遺言
之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
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論業
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
也蓋亦取燕許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
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
過然尚有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言

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伸臂而生公

王子年拾
遺記孔子

當生之夜二蒼龍亘天而下
來附微在之房誠吉兆也

籀年十有四侍先祖穎昌首尾九年未嘗暫去侍側
見公終日燕坐之餘或看書籍而已世俗藥餌玩好
公漠然忘懷一日因謂籀講莊子二三段訖公曰顏
子簞瓢陋巷我是謂矣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傳諸
筆墨以示子孫

公令籀作詩文五六年後忽謂籀曰汝學來學去透
漏矣嘗與艾氏家姑言之亦如此

公謂籀曰蘇瓌訓頌常令衣青布襦伏於床下出其
頸受榎楚汝今懶惰可乎

馬公知節詩草一卷公跋云馬公子元臨事敢爲立朝敢言以將家子得讀書之助作詩蓋其餘事耳蚤知成都以抑強扶弱爲蜀人所喜然酷嗜圖畫能第其高下成都多古畫壁每至其下或終日不轉足蜀中有高士孫知微以畫得名然實非畫師也公欲見之而不可得知微與壽寧院僧相善嘗於其閣上畫惠遠送陸道士藥山見李習之一壁僧密以告公公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公不一爲忤禮之益厚知微亦愧其意作蜀江出山圖俟其

罷去追至劔門贈之蓋公之喜士如此陽翟李君友叔公之外玄孫也以此詩相示因記所聞於後辛巳

季春丙寅眉山蘇轍子由題

李名彖

穎昌太祖書閣有厨三隻春秋說一岫解注以公穀左氏其復卷末後題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興國浴室東坐第二位讀三傳次年夏辰時坡公書名押字少年親書此卷歷積蠹簡中未嘗開緘籀偶開之一對擬今黃門春秋集傳悉皆有指定之說想爾時與坡公同學潛心稽考老而著述大成遺書具在當

以黃門集傳爲證據坡公晚歲謂春秋傳皆古人未至故附記之於斯

大悲園通閣記公偶爲東坡作坡云好個意思欲別作而卒用公所著和陶詩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范淳父雜中問公求論題公以莊子孝未足以言至仁令范作范論詆斥莊子公曰曾閔匹夫之行堯舜仁及四海

公云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說示關西僧法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悻然又問如何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誤也公謂坐客曰字說穿鑿儒書亦如佛書矣

公與關西文長老相善公晚年自政府謫官筠州旣而復謫雷州威命甚峻時文老特來唁公留宿所寓宅中公被命卽登轎出郭外文老亦相隨去歎曰克文處之尚恐不能公真大過人者東坡病歿于晉陵伯達叔仲歸許昌生事蕭然公篤愛天倫曩歲別業在浚都鬻之九阡數百緡悉以助焉囑勿輕用時公方降三官謫籍奪俸

公言呂微仲性闇邊事河事皆畢戾故子孫不遠公
言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說脫空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及古菖蒲詩云一
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
赧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場屋之敝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
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韻有同者或曰何以更
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公言張文潛詩云龍驚漢武英雄射山笑秦王爛漫
遊晚節作詩似稍失其精處

公蚤歲教授宛丘或者屢以房中術自鬻於前公口
此必晚損止傳其養氣嗇神之法

公言近世學問濡染陳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蓋
不應鄉舉無以干祿但當謹擇師友湔洗之也

公讀易謂人曰有合討論處甚多但來理會穉輩弱
齒驚怯憚公嚴峻不敢發問今悔之無及

東坡遺文流傳海內中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
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

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
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為闕典

公講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潞公亦須是加敬所言
信重之

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東坡有人法兼用之說公
以為勅令不可不具二公之論不同坡外集有策題
一首乃此意

公云晉史唐賢房杜輩所作議論可據籀思之本朝
新唐書歐宋諸公一代賢傑所作以文字浩博人不
能該覽惜哉必有篤於此學者

公語韓子蒼云學者觀儒書至於佛書亦可多讀知
其器能也

公妙齡舉方聞見在朝兩制諸公書云其學出於孟
子而不可誣也有解說二十四章老年作詩云近存
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
錄者莫測矣

公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
非其志也乃賡和之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學兒

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
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
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箴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於文定坐上
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辯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
公敏於著述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銘
居士集敘公極賞慨其文咨嗟不已

公穎昌牡丹時多作詩前後數四云濕上似雒濱青
帝遣姚黃比玉真之句又曰造物不違遺老意一
頗似雒人家稱道雒家殷勤不已敬想富鄭公文潞
公司馬溫公范忠宣公皆看花耆德偉人也風流追
憶不逮後生茫然耳先祖蓋歎前哲云或曰嵇康廣
陵散亦歎也

東坡求龍井辯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談佛
不如弟今此文見樂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以坡
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
爲坡公所取因火失其書翰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
樂彌縫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求魁
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
故後學當體此說

樂城遺言

樂城先生遺言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